

你有哪些被骗的经历？

我被骗最狠的一次，是被我的亲生父亲。

你们尝试过给去世的人发微信吗？

我尝试过，给我爸爸，然后眼睁睁地看着微信上出现了「对方正在输入……」的字样。

这件事发生在我高中时期。

我生活在南方一个小镇子上。妈妈生我的时候难产而死。我爸说，她当时用尽力气抱了我一下，人就没了。

一直到我十来岁了，我爸一喝酒还红着眼睛冲我嚷：「你还我媳妇！」

爸爸是我见过最不靠谱的人。

小学离家有十几里地。每天爸爸骑着「二八大杠」送我上学。

顺着河边走，沿途有三个大坑。

每次过坑，我都在后面助威加油，「一……二……三！」

车颠上三回，学校大铁门就露了出来。

有一回吧，我照例在后面助威。一、二，都没有问题。

喊到三的时候，我嗓门一高，爸爸一激动，站起来猛蹬了两下。

二八大杠跟的卢马似的窜出大坑。

车走了，人留下了。

我一屁股蹲摔在坑里，摔蒙了，看着爸爸连人带车远去，一溜烟不见了。

过了好一会儿，我意识到他大概是不会回来了。

稍微一挪就直接从屁股疼到后脑勺，我只好坐在原地硬等。

这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后悔的决定之一。

大概半个多小时后，迎面乌泱泱来了一片人。

为首的是我爸，他推着车，一见我三步并作两步跳上车狂蹬。

后面的人我也都认识，我的班主任还有班上的同学们，闹哄哄一副春游模样。

我在坑里坐着，目瞪口呆。唯一的念头就是……

我怎么不是头冲下直接摔死得了！

后来才知道，他一直到了学校，右腿潇洒地一扫下来，才发现车后座没人了。

他没急，熟练地去旁边草丛翻找。

因为，之前也有过一次，他下车一个扫堂腿，麻利地把我扫进路边草丛里。

这回草丛没人。

他立刻就急了，直接冲进教室里面发动全班师生，沿途来「搜救」我。

结果就是，班上同学围了一圈，观赏着我爸和班主任像拔萝卜一样把我从坑里拽了出来。

经过这么一件事，我在学校里大大小小也算是个名人了。

现在有个词能准确形容我那段时间的处境，叫「社死」。

从那时开始，我们父子俩之间就有了裂痕。

这个爸爸太给我丢脸了，我想离他远一点。

高二那年有天晚上，他饭吃到一半开始跟我吹嘘，说厂里有个外派的项目，要送几个人去吉隆坡务工。

以他在厂里的威望，只要申请了准能去。

讲完他试探性问我：「你说我申请吗？」

申请呗！去呗！

我满脑子已经是，想吃啥吃啥，想玩到几点都行的疯狂画面……

后来回想到这一幕，我才感觉到，他听了我的答案，应该是很失望的。

因为这顿饭到结束，他都没再说过话。

他希望我能留他，但我没有。

这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后悔的决定。

为了方便和我联系，他从我在深圳打工的表哥那里，给我弄了一部国产手机。

我们其实没怎么联系。我微信摇一摇、附近的人倒是玩得不亦乐乎。

突然有一天，有个叫「元气少女」的美女头像加我好友。

我赶紧通过，打招呼，献殷勤。

聊着聊着，不对，她好像对我很了解。

「你谁啊？」

「我是你老子！」

我蹭就火了，聊得不好算了，你骂人算怎么回事！

我一段 60 秒语音过去，教育她怎么做人。

过了好一阵子，她也回了一条语音。

是我爸带点口音的粗壮声音。

「我真是你老子。」

「嘿嘿，我怕你不通过好友，换个美女头像你果然就上当了。」

我看一眼美女头像，又翻了翻我的舔狗聊天记录，一阵恶寒，再也没有回复过。

但我不回复也阻止不了他一直发消息。

他好像把我的微信当日记本了，有事没事就给我汇报日常。

今天外国菜吃不惯，今天干活多累啊，和工友去哪里玩了……
每天不厌其烦地跟我汇报。

消息停在最后一条：「明天回家，给你带好东西了！」

但他撒谎了，他没回来。

这是爸爸第一次对我撒谎。

第二天一早，奶奶就从村里赶了过来，告诉我一个消息。

昨天，一架飞机刚从国际机场起飞，3 分钟后就突然坠毁在机场附近，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爸爸就在这架飞机上。

我觉得这事有点离谱，回了爸爸一条微信。

「人呢？」

然后，我一天什么事也没干，就盯着微信对话框。

没有回复。

没有说菜吃不惯，也没有说今天去了哪里……

窗外的天色越暗，我心底角落里那块阴影就越大，大到笼罩了我整个人，让我喘不过气来。

这下骗不了自己了。

爸爸对我的信息从来都是秒回的。

我站起来一转身，就看到了那辆「二八大杠」。

从屁股疼到后脑勺，疼得我眼泪止不住下来了。

我已经不记得后面几天是怎么过的，只记得后来我找到一个稍微有点安慰的方法，就是给我爸的微信发信息聊天。

比如今天食堂的菜真难吃，今天上课多累啊，和朋友去哪里玩了……我事无巨细跟他汇报。

就像他之前对我一样。

反正之前我也不回他，现在他不回我。不是挺公平吗。

后来有个晚上，因为什么事我现在也忘了。反正不是什么大事，那会就感觉不行了，我实在撑不下去了。

我就给我爸微信发信息，「干脆我去找你得了！」

屏幕突然动了一下，「老爸」这个备注名突然变成了「对方正在输入……」

我一下都不敢呼吸了。

但瞬间又变回了「老爸」。

我有点拿不准是不是我的幻觉，就凝神继续等着。

突然又动了一下，「对方正在输入……」

肯定是真的，不是我看错了。

我心脏都快跳到嗓子眼了。

那边迟迟没动静，什么信息都没有。

我试探性发了一句：「爸？」

那边再无动静。

这是怎么回事呢？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我跟奶奶谈起此事。她倒是很平静，说我肯定是看错了。

手机我爸应该是随身带上飞机了，现在应该已经变成零件了。

我将信将疑，一次看走眼得了，还能看错两次吗？

于是，我有事没事开始看手机，上课也忍不住掏出来偷看。

再也没见过有什么变化。

我又想，是不是有其他人，不知通过什么方法登陆了我爸的微信。

我就立刻又发了一条信息，「你是不是能登录我爸的微信？你是谁啊？」

对方没有任何回应。

没有文字，也没有我爸那带点口音的粗壮声音。

「我是你老子！」

正当我开始相信奶奶的话时，又出了一件事。

镇子上有一批小混混，平常我见他们都是远远绕着走的。

那天我惦记着爸爸的事，走了神，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

我给他们一群人堵在小巷子里。

还没等带头的发话，我乖乖把早上奶奶给我买零食的钱掏了出来。

带头的人对我态度很满意，转身就要走。

这时候，不知哪个多嘴，说见我刚才玩手机呢。

带头的一听，手就伸过来了。

不行，这个是我爸留给我的东西，说不定他还会回复我呢！

我吓得说不出话，光摇头。

上来几双手就搜我裤兜。我拼命护住。

带头的朝我脑门猛拍了一下，我眼前一白。

当时我唯一的念头就是手机千万不能被抢了，我脑袋一热，猛地推了带头的一下。

这下捅了马蜂窝了。

「弄他！」

眼前一群人压了过来，跟天突然阴了似的。

我心想这下真完蛋了，不过心一横，给弄死了正好去找我爸，也不错！

不知道从哪里飞来一块土砖头，在带头的背上摔得粉碎。

那带头的人骂了一句什么，回头到处找砖头哪来的。

这时候，透过人缝，远远地，我看见我爸推着「二八大杠」朝这边走过来。

眼前这个画面，和当年我摔在坑里，他推车带人冲过来的画面，模模糊糊重叠在了一起。

爸，我再也不会觉得丢人了。

我当时就满血复活，猛一下冲开人群就跑了过去。

跑着跑着发现不对，那不是我爸，那是张叔。张叔是镇子上派出所的民警，我爸生前跟他关系不错。

他跟我爸远处看身形很像。

我没停下来，跑到张叔身边，抓着车龙头哭得稀里哗啦的。一声「爸」本来快出口了，让我生生咽了回去。

那几个小混混一见他，都默默散开了。

张叔一路送我回家，经过我上学路上那三个大坑。

过一道坑我哭一次。

张叔什么话也没说，等我哭完了说，有困难随时找他。

我说，谢谢你的砖头啊。

砖头？什么砖头？他一脸困惑。

说完我自己也反应过来，当时他离我那么远，再说方向也不对，不可能是他扔的。

那是谁扔的呢？

我琢磨着回家，看到邻居家赵大狗蹲在路旁玩泥巴。他其实已经三十了，只不过先天有点问题，智力水平相当于三岁小孩。

我经过时，他没头没尾冒出来一句：「二叔回来了！」（二叔是我爸，因为排行老二，小辈都叫他二叔。）

我站住了，连忙蹲下来问他怎么回事。

「二叔刚从那跑过来的。」他伸手一指，就是我回来的方向，「还给了我颗糖。」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沾着泥巴，糖纸上印的全是英文字母。

「他去哪了？」我连忙问。

「阿南，你别听他瞎说！」

我回头，王大狗的妈妈刘婶气呼呼走过来，拽着王大狗朝家走。

抱着一丝不切实际的幻想，我推开家门，依旧是空荡荡的。

晚上，我跟我爸发微信说白天的事。我说爸，这事要真是你干的，就认了吧。你那块板砖扔得挺帅气的，真的。

那边一直没动静了。

我有点火了，你要是真没事就赶紧出来！老是躲着人干什么？

再也没有「对方正在输入……」

第二天，我问到了我爸在吉隆坡同宿舍工友的电话。我打了个国际长途过去，请他帮我在当地确认一下。

会不会搞错了，我爸没事？

一连等了几天，他都没给我回过电话。

这期间，奶奶摔了一跤，进了医院需要做手术。

我忙了起来，学校、医院、家，三头跑。

想起来的时候发现，已经连续好多天没给爸爸发微信了。

我坐奶奶病床边，掏出手机刚要打字，突然想到一个计划。

爸爸是个出了名的孝子，要是他真的还活着，得知奶奶病了，那肯定会忍不住来看奶奶的。

这样我躲在暗处，守株待兔不就好了。

想到这里，我稍微夸大了一点奶奶的病情，编了条信息发过去。

发完我就告诉奶奶，我先回家写作业，有事打我电话

我背着书包出了医院，直奔对面一座居民楼。

二楼的视野非常清晰，刚好能看清医院进进出出的人。

我站过道上，边背语文课本上的《鸿门宴》，边监视对面的状况。

项庄舞剑要杀刘邦的时候。

对面没人。

樊哙掀开帐子进来的时候。

进去一个护士。

一直到刘邦逃跑了。

医院门口突然有个影子一闪而过。已经是傍晚了，那个影子不太清楚。

但我太熟悉了，绝对不会认错的。

那是老爸！

我玩命追过去，下楼梯，过马路，上楼梯。

走廊尽头最后一间，奶奶的病房，爸爸走了进去。

不会错的，一定不会错的！

这一次，我不会再丢掉你了。

我冲过去，差点撞倒一个提着挂水瓶的病人。

我跑到门口，直接推开门进去。

奶奶靠在床上看着手机。病房里除了她之外，根本没有其他人。

爸爸不见了。

我问奶奶，刚才有没有看到人进来？奶奶摇头，就看到我一个人进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难道说我又看错了？

我闭上眼睛，把刚才的画面在脑中过了一遍。

爸爸侧身的影子，一闪而过，进了病房。

我一定没看错。

怎么会进了门就突然消失不见呢？

难道说爸爸回来了，但并不是以活人的方式？

医院走廊很幽暗，病房里却是亮的，还有一抹落日夕照。

听说鬼魂是不能见阳光的，爸爸会不会是在见到阳光的那一刻消失了。

这时候电话来了，是我爸的那个工友。

他告诉我，ZN501 航班客机坠毁，乘客中的确有我爸爸的名字。当地的领事馆也出具了死亡证明。

总而言之，我爸确实已经不在在了。

情绪大起大落，我有点崩溃了。

奶奶问我怎么回事，我心里承受不住，把最近发生的事一股脑说了出来。

奶奶想了想，说要不然还是找王婆给看看。

王婆是镇子上一个算命的。

据说挺准，十里八乡都来找他，靠着算命已经盖起小洋楼了。

奶奶拎了一筐土鸡蛋，带着我一起过去找王婆。

作为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人，我将信将疑，但按捺不住有点好奇。

去了之后，有点失望，就是河边上普通的小平房。

门口聚了几个人，看着里面还有病人。我们排了一会儿队就进去了。

房子昏暗，旁边放着一个巨大的佛龕。一个老太太在堂屋当中坐着，干巴瘦，眼神浑浊，看着有点瘆人。

我们进来他也没说话。奶奶把鸡蛋放到一边，然后坐下来跟王婆讲了讲我们的情况。

王婆问我们来是想问什么。

奶奶示意我说。我就说，前几天我好像见着我爸了，我就想知道那个是不是他。

王婆抿了口茶，打开旁边一个木匣子，从里面取出一只白信封，又给推过来一张信纸、一支笔。

王婆说，想说什么就写在纸上，你爸爸能收到。

我拿起笔写了一句：「爸，我在医院看到的到底是不是你啊？」

写完我折起来放到信封里。这是写贺卡用的那种上开口信封。

王婆递给我一瓶胶水。我小心翼翼把信封开口给封住了，摆到桌上。

王婆点点头，盯着信封嘴里默默念咒。

不一会，她缓缓睁开眼，拿出一把小剪刀放到信封上。

「剪开看看吧。」

里面除了我写的字条还能有什么？

我剪开信封侧面，取出里面的纸条打开。

「是我」。

是爸爸的字迹。

隔了这么久，他终于回我信息了。

我攥着这张纸条，怎么也不愿意放手，随即有些后悔，早知道多问他点问题了。

我能和他说话吗？我壮着胆子问王婆。

王婆微微叹了口气，点点头。

消耗太大，她需要准备一下。

后来我推测，这可能跟发微信一样，发文字不耗流量，我现在要转语音通话就麻烦一些。

过了一会儿，有个年轻人招呼我们进里屋，说师傅准备好了。

我看了奶奶一眼，奶奶推了我一把，说你自己去，想跟你爸说什么就说。

有什么话都说出来，不要憋着。

我独自进了屋，里面烟火缭绕的，我一连咳嗽了几下。

屋子当中摆了一个香炉。靠近我这边放了一个软垫，王婆正盘腿坐在香炉对面。

我吓了一跳，他脑袋怎么大了一圈？

细细一看，他戴着一个面具，有点像是木头人脸面具。

我在软垫上坐下来，盯着王婆，很茫然。

干等了几分钟，我实在尴尬，就清了清嗓子试探性问了声，
「你谁啊？」

「我是你老子！」

是我爸带点口音的粗壮声音。

烟熏了眼睛，我眼泪止不住下来了。

我们就这样对坐着，聊起天。

聊起了我的小时候，聊起了爸爸的小时候，聊起了妈妈，聊起了爸爸怎么追的妈妈……

我们一直聊，好像把这辈子该聊的话都聊完了。

记忆当中，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好好聊过。

「我欠你一个媳妇，」我这么对我爸说，「要不然我给你找一个，你随便挑。」

我一指旁边的纸人。

「滚！」

我们笑了笑，沉默。

爸爸说：「以后就不回来了，叫我把奶奶照顾好。」

我突然就想到，那天晚上吃饭时，他说现在厂里能申请外派务工。

讲完他试探性问我：「你说我申请吗？」

「能不走吗？」我脱口而出。

香炉对面久久沉默。

我不想为难他，改口说：「那我还能继续给你发信息吗？」

「能。」

「发了你能看见吗？」

「有可能吧。但我不会回你的。」

「没事，这就够了。」

我攥着爸爸写的纸条走出门，重新开始生活。

「我几乎每天都给爸爸发微信。」

「爸，奶奶手术很顺利，我已经接她出院了。」

「今天运动会，短跑我拿了校第一。我感觉你好像偷偷来看了，是不是？」

「马上我就要进考场高考了，你要是在，就帮我看看别人答案，过来悄悄告诉我。不说话我就当你答应了。」

「考完了。就算没你帮忙，我也考得不错！」

「今天表哥来了，带我去吃了一家特别好吃的牛肉面，我拍给你看看。」

「快过年了。家门口那条路修了，平整了，路标也换了，我估计你回来肯定不认识了。」

「明天我就去上大学了。就是有点放心不下奶奶，不过二姑说过几天就来这里照顾她。你也不用太担心。」

「班上有个女生，我有点犹豫要不要追。你说呢？这样，你回了就表示不行，不回就表示行。」

「我不该听你的……她有男朋友了。你说这下让我在班上怎么混，还有四年呢！」

「奶奶状态不太好，我已经请假了，明天回家。对了，这一次不是诈你。」

「下午四点十分，奶奶在医院走了。去找你去了。你临走前让我好好照顾奶奶，现在换你好好照顾她。」

.....

就这样，我一直给爸爸发信息。

似乎他在我生命的重要时刻，没有完全缺席。

他没说谎，再也没回过我，也没出现过「对方正在输入……」

后来，我跟一个朋友聊起了整件事。

聊完我就觉得他表情不对，我问他他只说没事。

肯定有问题。我一再追问他，他才吞吞吐吐说，其他事说不准，王婆向我展示的写信和对话，用常用的魔术手法就可以办到。这种手法经常被算命的用来骗人。

先说写信的事。方法很简单，每个人都能做到。

那个信封不是普通信封，是双层的。

我写去的纸条塞进了其中一层里面，然后我封好信封。这时候，王婆给我剪刀让我剪开信。于是，我很自然地剪开信封侧面的窄边，拿出了我爸的「回信」。

这是因为，我剪开的是另一层信封。那封所谓的「回信」也是事先准备好放在里面的。

朋友怕我不懂，还现场演示了一遍，确实跟当时王婆造成的效果一样。

我有点傻眼，我是被骗了？

那王婆能用我爸的声音说话是怎么回事呢？

朋友猜想，问题出在那个面具上。简单说，那个面具比较像一个蓝牙音箱，所以可以传出来别人的声音，但又像是王婆说出来的。

不少所谓的灵魂附体都是用这种骗术。

我想了想，声音颤抖，问朋友：「信封里的字迹是我爸的，当时和我聊天的声音也是我爸的。」

「如果你的猜想正确，是不是说，我爸当时就在现场，我的的确确就是在和我爸聊天。」

朋友点点头。

我崩溃了。

我手颤抖，掏出手机，翻到我爸微信，发了条信息：「爸，你还在吗？」

没有回复。

回老家的车上，我反反复复想。

想不通为什么爸爸要这么做。

他当时还活着。

在我给他发微信诉苦的时候，他活着。

在我被小混混堵在巷子里的时候，他活着。

在我告诉他奶奶生病的时候，他活着。

在我去找算命的想见他的时候，他活着。

那他为什么不肯出来见我呢。

我想不通。

我更想不通，为什么一切证据都显示他已经去世了呢。

老家真是变了样子。

别说爸爸了，就是我也有点认不出来了。

我凭着记忆找到了王婆家，想问问到底怎么回事。

但她的家人告诉我，王婆两年前已经去世了。

线索就此中断。

我很失望地一路往家走。

上学路上那三个大坑，全部被填平了。

我心里估摸着大概位置，数着。

一、二、三。

老屋的门露了出来。

一切都变了，只有邻居家的赵大狗还蹲在路边玩泥巴。

他一见到我，回头笑了，「二叔回来了！」

我心头一动，蹲下来递给他一块糖，追问：「二叔回家了吗？」

赵大狗接过糖冲我笑，「谢谢你啊，二叔！」

我哑然失笑，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和爸爸的样貌越来越相似。

他把我错认成爸爸了。

回到家门口，手握钥匙，我犹豫着。

推开这扇门，会不会爸爸已经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系着围裙，做了一桌热腾腾的饭菜等着我回家。

如果我不开门，那这种可能就一直存在不是吗？

但我还是推开了门。

房子里空荡荡的。

我在老屋里住了几天，想着怎么处理这间屋子。

最终还是决定把房子卖掉。

这里虽然充满回忆，但是已经没有亲人了。

这么决定之后，我就联系了镇子上的房产中介。中间又是好一番折腾，略过不说。最后总算成交了。

我收拾着东西，翻出了好多和爸爸的合影。

打包好，装好箱子，我和这间老屋做最后的告别。

有个邮递员敲门，说有一封给我的信。

我有点奇怪，怎么会有人给我老家地址写信呢。

接过信，我一看。

是爸爸的字迹。

我手颤抖着拆开，展开信纸：

儿子，这封信是来自十年前的。十年时间，我觉得你应该能完全接受了。那不如把这件事告诉你，好让你也不要一直惦记着。

我现在正在医院的病房里给你写信。

或许你已经猜到了，飞机失事那次我没死。因为我根本不在那架飞机上。

我在吉隆坡工作的时候，做了一次体检。体检报告出来后，医生通知我去医院，很快确诊，胰腺癌晚期。医生建议我尽快回家看看，治疗已经没太大作用了。

我大概只剩下三个月左右时间吧。

于是，我买了机票回家，死前无论如何我都要见见你。但老天爷对我开了一个大玩笑，就在检票之后，我突然病发昏迷。

醒来后已经是第三天了。这时，我才得知那架飞机没开几分钟就失事了，飞机上所有人都丧生了。

我竟然因为一个迟早要弄死我的东西，暂时躲过了死亡。想想也真是荒唐。不过更荒唐的是，工作人员将我的名字放到了死亡名单当中。

等我活着回到国内，你却以为我已经死了。

那时我已经回到了家，和你的奶奶一起等着你回来。听她说你们这几天，是怎么在悲痛中度过的。我心如刀绞。

不过现在好了，我平安回家了。

这时，我收到了你的微信，你向我抱怨食堂的菜太难吃，还有物理课你根本听不懂……

看着看着，我迟疑了。你已经开始接受我的离开了。

你已经花了那么大力气，那么努力地去接受我的离世。

难道我还要让你在三个月以后，再一次去经历我的死亡吗？

难道我要让你看着我一点点消瘦，皮包骨头，像骷髅一样躺在床上吗？

你又要花多大的力气才能熬过去呀。

对所有的儿子来说，爸爸死一次就够了。

我做了一个决定，在你的生命中彻底消失掉，就像死人一样。

我请求你的奶奶帮我这个忙，刚开始她不理解，但禁不住我再三恳求。

几乎是在你回家的前一刻，我从家里逃走了。

然后，我就像鬼魂一样生活着。

你不知道吧，其实我就是镇子上，在河对岸偏远的地方租了一个房间，独自住在里面。外出的时候，我都会记得把脸挡起来，以免碰到认识的人。

那天晚上看到你给我发的信息，你说自己撑不下去，想来找我。

我的心揪住了，立刻就打一段文字，按下发送键之前停住了。我忘记了自己现在已经是死人了。

于是，我又把这段文字全部删掉。

但我放心不下你。

自从你小时候那次从车上摔下来，你就再也不让我送你上学。但你现在可管不到我了，我天天在你不远处，送你上学和放学。

我在远远的地方看着你，跟你一起走着，确保不被你发现。我们一起走过那个三个大坑，看到你进学校我就离开。一切仿佛回到了你的小时候。

那天，你被一群小混混围住，我就在墙后面看着，差一点就忍不住冲出来了。

那一刻我有点后悔做这个决定。如果你的爸爸能光明正大地活着，就可以站到你的面前保护你，不让你受这样的屈辱。

我朝那个小混混丢了一块砖头，正打算扑过去把你救出来。

幸好这时，老张经过这儿，你得救了。

我离开的时候，不小心让隔壁的赵大狗和刘婶给认出来了。我只好简单说明了一下情况，请求他们帮我保守秘密。

为了避免再发生这样的事，我特意去找了老张（你应该能想象到他吓坏了），请求他有事没事照看你一下，不要把我还活着的事说出去。

感谢他们，保密工作做得很不错。

如果你读到这封信，也去看望看望他们。在你不知道的地方，有许多人在悄悄帮着你。

不过我是有点小看你小子了，居然还会下套诈你老子！

看到你奶奶住院的微信，我确实是急了，不管不顾就过去了。见到你奶奶后，我立刻就知道被你骗了。

幸好我反应快，躲到了床底下。嘿嘿，还是你老子棋高一着吧！

不过我也给你吓得不轻。我想着也不能一直这样吧，这件事必须得有个了结，再加上我也有些话想对你亲口说。于是，我们就去找王婆帮忙，和她一起串通好了来骗你。

怎么样？见到你老爸「显灵」，是不是吓了一跳？

经过这么一下，你总算是消停了。我每天都会读你写给我的信息，每一条都反复读。在我夜里疼到睡不着的时候，它们就是

我最好的镇痛药。

听你奶奶说，明天学校运动会，你报了短跑。你一定很希望我在场给你加油吧。就像小时候，每次骑车过坑，你都会在后座给我加油一样。

但是爸爸去不了了，现在的身体状态做不到了。疼痛经常会让
我陷入半梦半醒的状态。昨天我梦见你妈妈了。

我说我很快就要去见她，她反而很生气。临走之前，她抱着你，让我照顾好你，我却没有做到。

不过你不用担心我们会吵架，等我过去了会好好哄她，你老爸很有信心的！

我趁着还有一点力气，写下了这封信，托人交给了慢递公司，在十年后寄到家里。也不知道你能不能收到。

那时候，我肯定已经和你妈妈团聚了。

那时候，你应该已经长大了，能够接受这件事，那告诉你也无妨。

那时候，你应该已经大学毕业了。说不定已经有女朋友了吧。

我现在想象着你十年后的样子，还是会不自觉笑出来。

对不起，没办法陪着你走过更多的路。

儿子，十年后看到信的你，过得还好吧？

我读完信，拿起手机，给爸爸发了一条信息：

爸，我很好。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